

寻找肖塞

——追记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第二任校长肖塞

四平 苑桂贤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四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傅成军老师，听说我在寻找“肖塞”的资料，傅老师热情地说他收藏了一本《杨易辰回忆录》，并答应借给我阅读。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很快找到了傅成军老师工作的“四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那里拿到了那本1996年出版的32开285千字的《杨易辰回忆录》。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杨易辰。

其实，在拿到这本回忆录之前，我对杨易辰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肖塞的丈夫，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其他一无所知。但当我翻开这本厚厚的书籍时，我被震惊了！杨易辰不仅曾经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更重要的是他曾是一名革命军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血战沙场，与周恩来、陶铸、宋任穷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老朋友。更难能可贵的是，在1946年3月15日四平解放战中，他作为政治委员，与辽西军区保安旅第一旅旅长马仁兴并肩作战，一举俘虏了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解放了四平市。此后的两年里，他一直辗转在四平的各个战场上，直至四平彻底解放。

拿到了《杨易辰回忆录》，我心里沉甸甸的，仿佛拿到了肖塞的回忆录一样，兴奋不已。尤其是看到正文前面1941年的“肖塞与杨易辰的结婚照”、1992年的“肖塞与杨易辰和孩子们在一起”以及1994年杨易辰老人80寿辰时两位老人的合影时，我竟感慨万千。尤其是肖塞那张飒爽英姿的结婚照，和我心目中肖塞的描摹竟是那么的吻合，我再次对肖塞地把自己融入这飘香的铅墨中……

当看到杨易辰回忆录42页写道：“临行前，我们碰到了从太行山民族艺术学院学习结业要回前方工作的朱丹、申仲、英才、肖塞等同志，也要回济南。于是我们便结伴同行。就是这时，我认识了冀南平原剧团导演肖塞同志。几年后，他成了我的终身革命伴侣”，我的心一下子又兴奋起来，这段文字虽然介绍不多，但至少交代了肖塞的两个身份：一是太行山民族艺术学院结业，二是冀南平原剧团导演。这使得我心目中肖塞那曾经单薄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

《杨易辰回忆录》第46页写道：自从1939年秋我与肖塞在冀南分手后，她便回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的平原剧团。后来剧团划归冀南区党委领导，我这时在三地委做宣传工作，彼此间就更熟悉了，互相也产生了好感。不久，我和肖塞同志共同向冀南区党委组织部张策递交了结婚申请，组织很快批准了。1941年8月的一天，我们在馆陶县南拐渠村准备结婚，买了一斤花生、一包茶叶、一包葵花籽和一些糖块来招待来宾。孟福堂、王幼平、张潭等同志都前来祝贺。正当大家谈笑之际，突然枪声大作，我们赶紧跑出房门，分头撤离该地。我俩再见面时已是5天之后。但由于敌情严重，还是没有办成婚事，直到第三次见面才将婚事办成。现在想来，还真有传奇性的呢。婚后，肖塞仍在馆陶县任妇女救国会主任，主持全县的借粮工作。从这村跑到那村，而我则在地委宣传部忙自己的事情。所以俩人虽已结婚，但很少见面。

“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异常危险的。几分钟前还平安无事，说不定几分钟后会遭遇敌人。我自己就曾多

次在这种危险的时刻得以脱身，但肖塞有一次却险些被敌人捕去。事后，肖塞对我说：“多亏了那些老乡啊！”原来有一次肖塞去一个村子做群众工作，完成任务正要离开时，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并把全村老少都驱赶到空地上，然后将大人、小孩分开。狡猾的敌人让每个小孩去认领自己的亲人，剩下的人一律被当作共产党抓走。肖塞当时住在一个农民堡垒户家里，这家的孩子不惧敌人的威胁，勇敢地走到她面前：姑姑，回家吧。就这样，肖塞化险为夷。类似的事情在抗日根据地经常出现，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根据地人民的恩情。”……这是全书中有关肖塞内容最多，也是最详细的一部分，从46页一直到47页结束，读起来真是令人惊心动魄、酣畅淋漓。从中我们不仅了解到肖塞与杨易辰这对革命情侣的恋爱婚姻生活，也感受到残酷的战争年代，肖塞遇到的生死威胁。

这一页文字很短，杨易辰写得也很轻，但在我心中，却很重很重……

我原想按着这样的脉络走下去，我便会继续看到肖塞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为人校长等一系列的介绍和交代，可是，读着读着，我发现，杨易辰老人与肖塞校长这对革命伴侣，虽然感情深厚血浓于水，但回忆录中，对于他们的家庭生活着墨并不太多，甚至是少之又少。回忆录中，用大量笔墨记述了主人公“在江西的日子里”“主管黑龙江省委财经工作的二十年”以及“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等一些经历与感悟。出版这本回忆录时，杨易辰老人已经82岁，但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老人家一生以国事为重，毕生把“国家”放在心头的赤子情怀。

越是这样，对回忆录中偶尔流露出的有关肖塞的点滴片段，我越是格外关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按着当时规定“夫妻一方是东北人的就要一同回东北”，肖塞和丈夫杨易辰（祖籍辽宁法库县）一起来到东北。杨易辰在他的回忆录（55页）第四章：转战辽吉三年（一、挺进东北）中写道：“另一个是地方干部团，我任团长，队员有孙良才（地委组织科长）、王树仁（地委宣传科长）、肖塞（地委教育科长）……我作为东北出生的干部，带着全新的任务，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也就是说从1945年8月开始，肖塞跟随丈夫杨易辰来到了东北，并参加了解放四平的战斗，而就在四平彻底解放的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49年的2月，肖塞被省政府任命为辽北省立四平中学的第二任校长……

至此，姚吾越老师和杨易辰老人的回忆录可以说是做了无缝对接。我们从回忆录的点滴介绍中，捋清了肖塞从一个革命战线的女战士到和平时期的女校长的风雨历程。两本回忆录一一奉还，但依然有种种疑问在我心头：肖塞到底是谁？她的祖籍在哪里？看着《杨易辰回忆录》中那几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在想：肖塞在四平中学当校长时多大年纪？如今她是否依然健在？或者她的生卒年又是多少？她的后人们是否知道，年轻时的肖塞曾在东北四平的二中校园里，挥汗如雨、传授知识、播撒红色基因呢？

文章就此结束了，但在我心里，“寻找肖塞”并没有画上句号，只是目前新冠疫情还没有彻底消除，希望疫情早些结束，到那时，我便可以北上黑龙江、南下北京城，我要执笔前行，去探寻一代巾帼英雄肖塞的足迹！（完）

红色印记



演讲者为黄敬，左下架扶者为宋黎。

游行队伍从新华门出发，沿着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准备最后到天安门广场集合。一路上不时有一些学生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队伍达到6000多人，沿途的工人、教师、商贩、市民不断鼓掌喝彩，很多人争着帮学生散发传单。刘尊棋、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尼姆威尔斯等进步记者，始终跟随游行队伍拍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

北平军政府见到游行示威的气势，以为要去东交民巷冲击日本大使馆，便调集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游行示威队伍派出代表同军警交涉，军警野蛮竟用水龙头对游行队伍的学生猛烈喷射，宋黎等同学们的脸上、头上、身上顿时全是一层薄冰，他们迎着冰冷的水与军警展开搏斗，数十名同学夺过水龙头反射军警。在激烈的巷战中，有30多名学生被捕，东北大学学生林泽的脊梁骨被打断，佟云同学的背上挨了一刺刀，爱国学生的身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后，宋黎与北大的学生领袖黄敬分别通知本校队伍到北大三院集合。经过北平市委、北平学联、游行示威秘密指挥部决定，全市采取一个更大的行动——北平各大中院校从10日开始全市罢课，并要求当局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首要分子。回到学校以后，宋黎等人到各宿舍慰问受伤同学。

12月11日，东北大学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宋黎、郑洪轩、邹素寒被选为常委。“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抽调三四十名精明强干的同学组成纠察队，昼夜值班巡查维持学校秩序。

12月16日再次组织各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成立汉奸政府。北平各校学生浩浩荡荡走上街头，宋黎被推举为全市学生游行示威总指挥。他接受上次教训，一人穿了件棉袄，各路游行队伍冲破军警道道封锁线，到达天桥。原定宋黎讲话，因宋黎嗓音低沉改由黄敬讲话，黄敬站在一辆老旧电车上，宋黎与同学王炎扶架着，黄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演，一致通过了坚决反对成立汉奸政府等决议。会后，游行示威队伍经前门、和平门，直奔宣武门，一路上同学们与武装军警且战且进，又有数十名同学被捕，百余名同学受伤，20多名重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四）

早期共产党员宋黎的传奇故事

梨树单志 魏晓光 整理

往事如烟

岁月的信笺

南宁 何小琼

从许多年前起，已经不再手写书信。信笺成了久远的记忆，曾经的年少时期，那些黄色或者白色的信封，泛着淡香的信笺，承载着多少渴望的心。信笺，从何时起，成了过往岁月的一道风景，抹不去。或多或少的浓淡相宜的色彩，平添了几许愁绪，婉转缠绵，尽在不言中。

年少时不懂，以为，远在天涯，也会有信笺为使，传递情谊。昔日的同学，新交的朋友，一旦离别，总会依依不舍，殷殷叮咛，莫忘来信。于是，暂时分别的两个少年，精心准备，提笔凝神，细细写来，青春少年的琐事，萌芽的爱恋，一一在清香的信纸上游走。写好，仔细折叠，折成一个仙鹤，折成一个新学的爱心，或者一个精巧的方形，妥妥地放在信封里，用浆

糊封好，再握在手心中，像宝贝一样捧着，一步一步走向邮局。

寄出了信笺，就是漫长的等待，仿佛一分一秒都洋溢着香甜，似乎对方一声回应，一声问好，点点滴滴都是最美好的珍宝。一直珍藏着泛黄的一叠信，信纸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字也略显模糊，需得轻拿轻放，不然怕它会碎掉，听着它发出的轻而脆的响声，心也一起一伏。久久不会对着它们出神，清晰地勾勒出一张青春美丽的脸，长长的头发，闪烁着光芒的眼睛，清脆的声音和明媚的笑容。是了，任它岁月如何流逝，信笺就是最好的见证。有两位少年，有着那么纯真的友情，即使如今不曾再会，曾经的拥有也是岁岁年年，年年岁岁，不曾遗忘，

也不会遗忘。

岁月里的信笺，透过那封尘的光阴，渲染着淡雅的幽香，吐着芬芳，就这样在我内心深处驻足，泛起涟漪一片，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

那一年，她跟随父母到国外定居，她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染着点点泪痕，模糊了字迹，触痛了我的心。我性格内向，她是我不多好友中的一位。她写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的词让我添了几分离别的痛。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电话都少有的年代，我的无能为力是可想而知。从此，我跟她各自天涯。

少年多愁绪，最初总会有着牵绊，但

遥远的国度成了阻碍。开始我会不时向她的亲戚打听消息，但也无果，最后，随着我到远方读书，就彻底断了联系，那些信笺就一直带着，仿佛着也是一个念想，也安心一些。曾经以为，来日方长，我们还那么年轻，总会有相见的一日。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流水光阴中我人至中年，岁月从不饶人，多少带着点遗憾。那些珍藏的信笺，是岁月漫漫长路的信笺，是过去的记忆，是今天的甜蜜，一生的烙印。

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一是脱税沉重，部落居民不但要承担部落围墙、炮楼道路等修筑劳役，而且青壮年还要被编入伪自卫团，担负站岗、放哨和训练。部落内苛捐杂税有增无减。日伪政权利用“集团部落”保甲连坐等禁止民众向外运送物资外，还在游击区附近的城镇，严格控制物品买卖，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食盐等物品者，一律以“通匪”罪名予以逮捕或枪杀。特别是秋季季节，还派出大量警察，封锁山林等各运输通道，查禁民众对抗日武装的各种物资支援。

日伪当局还成立一些特务组织，如特别搜查班，潜入抗日武装活动地区，

进行政治诱降和思想瓦解活动。配合军事“讨伐”，搜查逮捕分散活动的抗日武装人员；同时采取各种手段，打入抗日队伍内部，制造矛盾，挑起纠纷，分裂和诱降抗日队伍。

长春是日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统治中心，伊通毗邻长春，是日伪政权的“京畿”重地，日伪于1934年在伊通境内修筑30余条警备道，日伪军警昼夜巡逻。县城设有伪警察署，驻有伪军十三团和炮兵连。在县城以外建立了头道沟、大兴川、小杂木警察分驻所，盘查行人，清理户口，到处军警林立，整个伊通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磐石的一些党组织遭到破坏，以玻璃河套为中心的红色砬子根据地也受到严重破坏。

1936年7月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交通员王向阳，带着师长曹国安签署的“团长委任状”和写给伊通街振兴饭店、中共伊通街地下联络员王作文及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工作人员曹仁的信件，从蛟河出发，走到第四区榆树沟“集团部落”时，天色已晚。当他投宿时，被甲长王忠山发现，王认为他身份不明，形迹可疑，当即报告给警察分驻所，伪警察立即逮捕了王向阳，并送交新安镇警察署进行审讯。王向阳开始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当伪警察搜出他身上携带的“委任状”和信件时，王向阳不得不供出自己的身份和任务，敌人如获至宝，立即报告给伪吉林省公署警务厅。日伪统治者从曹国安的信件中得出“党团员遍布伊通街”的结论。伪警务厅于7月12日派遣警佐警

员3人来到伊通街，与伊通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密谋破获中共伊通党团组织的行动方案。7月13日凌晨3时，全城戒严，宪兵、警察和伪军全部出动，岗哨林立，10余名宪兵、警察冲进振兴饭店翻箱倒柜进行大搜查，除抓走振兴饭店4名伙计外，还抓走谷仁、杨玉山、张树森、王作文。随后又逮捕了共青团伊通街支部书记杨永霖、组织委员朱连仲、共青团员刘兴武、学生西成奎。经过审讯，扣留王作文、朱连仲、刘兴武、杨永霖，其余人员释放。共青团伊通街警察支部书记李富林侥幸逃脱。敌警察署经过对王向阳、王作文、杨永霖、刘兴武、朱连仲等人的讯问，初步了解到伊通地区党团组织中的部分领导人以及通讯联络的路线、地点和方法。但他们对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组织体系和东

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等情况还不了解。

7月21日，在伪新京（今长春）宪兵队总部召开了有伪吉林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长和有关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长参加的会议。会上伪宪兵总部决定：

1.伊通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

长要用充分的时间，对以下事项做好调查。

(1)重新调查王作文、王向阳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曹国安的关系。

(2)营城子街才家店掌柜才云清的活动，要由警务局负责侦察。

(未完待续)

本版编辑 赵艳红 魏静 本版校对 赵健杰
电子邮箱 sprzbkb@163.com

